

白话中国古典精萃文库  
(卷三十七)

宋明话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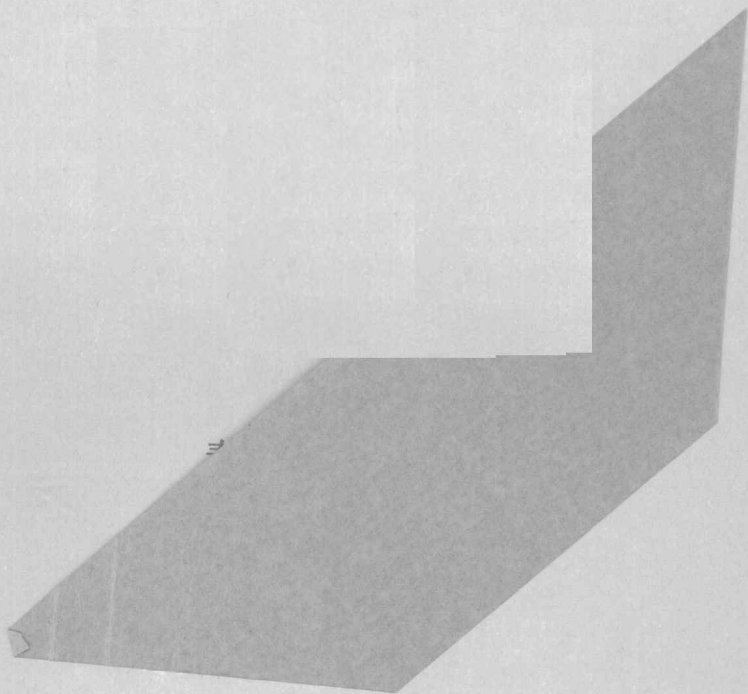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印在纸上的短篇小说



(文化普及珍藏版) 共52卷

# 宋明话本

丁 青 编著



辽新登字 3 号

宋明话本——印在纸上的短篇小说  
song ming hua ben——yen zai ai shang de  
duan pian xiao shuo

丁 青 编著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74 千字 开本:787×1092<sup>1</sup>/<sub>32</sub> 印张:7.75

1992 年 9 月第 1 版

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---

责任编辑:任 宁

封面设计:王凌波 胡萍丽

责任校对:韩 志

---

ISBN 7-5313-0884-3/I·807

5.22 元

总定价:258.00 元(套)

主 编:王德昌

副 主 编:娄 方 任 宁 陈建辉

编 委:宁湘伟 郭 衍 梁路光  
郭鼎文 孙也丁 李慧蕾  
青 晓 杨冬伟 尹 杰  
杨 青 金春玉 刘 多  
王 丹

## 原著者简介

# 宋 明 话 本

本书共收话本九篇，分别选自嘉靖年间洪楸所编的“六十家小说”，和万历、崇祯年间冯梦龙编印的“三言”。

文人创作话本小说的风气，是冯梦龙的“三言”出版以后才形成的。在此以前所留下来的话本小说，便大部分是说话人自己或书会先生编写的，作者名姓大多已不可考。这种情形，正是民间文学的特色之一。因此，洪楸纯然只是个编者，不是作者。而冯梦龙编三言时，虽然也收进了自己的创作，并将前人的著作大加修改，但本书所收出自三言各篇，却没有明显的证据能证明是他创作的，因此，本书所收九篇话本的作者，都只能暂时说是“无名氏”。

# 出版说明

古典著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，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。她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础，既反映了历史长河中华夏子孙的思想道德观念，也全方位、多角度、多侧面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教育、科技等诸方面的社会生活。

那么，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下去，又如何在浩如烟海、纷繁复杂且文言、古体、生涩又难解的历代经典中得到启迪，受到陶冶，汲取营养，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呢？本书的指导思想就在于为广大读者一解其忧。

本系列丛书以我国历代经典著作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上五十二种，它以浅显、生动的白话文体，对每部经典或简或繁地进行了再创作，简者通俗易懂，繁者使原典更加充实。既保持了原典的精神，又对原典进行了再发掘；既有原典的释译，又有作品、作者的介绍及历史背景的讲解，突出其通俗性和故事性。既可使初学者举一反三，触类旁通，在学习古典著作中踏出一条捷径，一步步走向原典，也可为专家、学者、省却查阅冗繁原典的时间。它适合于不同年龄，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。

本丛书以《论语——诗人的圣经》开篇以《镜花缘——镜子里的神话》结束，千余万言，历时数载。是数十位史学工作者，专家、教授心血的结晶。

古典精萃文库，伴您走上成功之路！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西山一窟鬼 .....     | ( 1 ) |
| 二、碾玉观音 .....      | (13)  |
| 三、错斩崔宁 .....      | (28)  |
| 四、宋四公与赵正、侯兴 ..... | (46)  |
| 五、快嘴李翠莲 .....     | (70)  |
| 六、吴保安弃家赎友 .....   | (92)  |
| 七、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.....  | (109) |
| 八、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.....  | (131) |
| 九、卖油郎独占花魁 .....   | (167) |
| 附录 原典精选 .....     | (212) |

# 西山一窟鬼

杏花过雨，渐残红零落胭脂颜色。  
流水飘香，人渐远，难托春心脉脉。  
恨别王孙，墙阴目断，谁把青梅摘？  
金鞍何处？绿杨依旧南陌。  
消散云雨须臾，多情因甚有轻离轻拆！  
燕语千般，争解说些子伊家消息。  
厚约深盟，除非重见，见了方端的。  
而今无奈，寸肠千恨堆积。

这首幽怨缠绵而又美丽的词儿名叫念奴娇，是个赴京赶考的举子作的。这个举子名叫沈文述，他并不是一个有名的词家，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，但是这首词却实在作得非常的好。

沈文述既然不是有名的词家，又为什么能作出这么一首好词呢？原来这首词中的每一句都是先辈词家们词章中句子，亏得他用心灵巧，能寻章摘句，将前人词中的章句，拿来拼成这么一首绝妙好词。

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，和这首词儿并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和沈文述也没有什么瓜葛。各位看官一定会奇怪，既然故事和这首词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又为什么开讲之前要先来这一首词呢？且听在下一一道来。



这首词儿并没有什么难解的字句，看官们一览就大概能体会出词中的意思，说的无非是情人远别，愁绪难挨之类的话。多少幽怨，多少留恋，总是为着曾经有过那么一段难分难舍的感情。不论过去如何，未来又将如何，能撩起这离情别绪的那份深情，终归是美丽的，即使有一点儿酸，也应当是酸中有甜的。在芸芸众生里，能够拥有这么一幅美丽画页的人，该算是一个有福的人了。人生百态，遭逢万端，情感的事儿更是令人难以捉摸。当时甜美，事后缠绵，回味起来无穷余甘的感情，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着的。多的却是那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
在下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大概就是属于难以回味的那种。所以在未开讲之前，就先来这一首美丽有味的词儿，给看官们开开脾胃。因为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一桩和感情有关的事儿，可是却实在有些儿蹊跷古怪。

故事的主人翁和开篇这首词儿的作者沈文述一样，也是个读书人，姓吴名洪，福州威武军人，家乡人都叫他吴秀才。绍兴十年，他从家乡来到都城临安，准备参加三年一度的进士考试。他对这次的考试原抱着十分的把握，可是，时也，命也，时运未至，竟落榜了。

吴秀才不是个有钱人家的子弟，而且自己原以为这次一定可以高中无疑，所以带的旅费并不多。哪知竟然名落孙山，心里的痛苦与失望真是难以形容，不但没面子返回乡里，即使真的想厚着脸皮回去，也没有了路费。为了免于流落他乡，没办法，只好在这临安城里州桥下随便开了一个小小的学堂，等待三年后下一次考期的到来。

从此，吴秀才每天就过着和小朋友们打交道，厮混的日子，附近的人家也不叫他吴秀才，都叫他吴教授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自从开了学堂，一幌眼就是一年过去，这一年多来，多亏了那些街坊人家，肯把小孩子送来跟他上学，吴教授总算有了一些儿积蓄。

有一天正在上课，忽然听得门帘上铃声响，走进了一个人来。吴教授抬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半年前搬走的邻居王婆。王婆一向专靠做媒为生，撮合好事。吴教授见是王婆，不免得上前问安：“好久不见，婆婆现在住哪儿？”王婆说：“还以为教授早将老身忘了呢！老身现就住在钱塘门里城下。”

两个老邻居就这么聊了起来，教授问道：“婆婆今年高寿多少？看你老人家身体还这么健朗。”王婆说：“老身七十五啰”教授说：“二十二。”

王婆说：“容老身说句不中听话，教授才二十二岁，可是看起来却像三十多岁的人了。大概是教书太过费神吧！老身且和你说句知心话儿，我看教授实在是需要一个小娘子相伴。”

教授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自己也有这个意思，央过几次人，就是没有遇到过合适的对象。”

王婆说：“这叫做‘不是冤家不聚头’。老身这儿正有一头好亲事，嫁妆大约总有一千多贯，外带一个陪嫁的丫头。人材又好，各种乐器都会，又能算，又会写，又是有名的大官府第出身，就只想嫁个读书人。不知教授要也不要？”

教授听王婆这么一说，不禁喜从天降，笑着说：“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对象，那可真不错！这位小娘子是哪家的？”

王婆说：“说起这位小娘子，来头可还真不小哩！是秦太师府里三老爷放出来的人，已经两个月了。两个月来，来说亲的也不知有多少，有朝中办事的，有内廷当差的，也有开店做生意的，只是高不成低不就，小娘子就是坚持要嫁个读

书人。因为小娘子种种乐器都会，所以府里的人叫她李乐娘。已经没了爹娘，现在就和那个陪嫁丫头锦儿住在白雁池一个老邻居家里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只见门帘外人影一晃，一个人走了过去，王婆一见那人影，忙说：“教授，你看到走过去的那人么？便是和你有缘的那个……”一句话没讲完，出门赶了上去。教授一阵紧张，以为就是……谁知带进来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李乐娘在她家借住的那个邻居，姓陈，大家都叫她陈干娘。

王婆拉着陈干娘走了进来，和吴教授作了揖，王婆说：“干娘，住在你家的那小娘子说亲说成了没？”

干娘说：“这事不知该打从哪儿说起，来说的又不是没有好亲，谁知她就那么执拗，口口声声只是要嫁个读书人，却叫我哪里去给她找这么一个读书人！”

王婆说：“巧事儿！我倒有个好亲事在这儿，但不知干娘和小娘子肯也不肯？”

干娘说：“你是说谁？”

王婆指着吴教授说：“就是这位官人，你说好不好！”

干娘说：“别取笑了，如果能嫁给这么一位官人，那可是她前世修来的福。”

三个人这么一说一搭，吴教授看看当天也教不得书了，便提早放学，叫孩子们回家去。将学堂的门锁了，和两个婆子走上街来，找了一家酒店，叫了一些酒菜。

三杯下肚，王婆站起身来说：“教授既然有意要这头亲事，就该向干娘要一份合婚帖子。”

干娘说：“老身刚巧带的身上有。”伸手从抹胸里掏出一张贴子，交给吴教授。

王婆说：“干娘，俗话说，真人面前说不得假话，旱地上

打不得水，好便好，不好便不好，干脆些，你现在就约定个日子，到时带了小娘子和锦儿到梅家桥下酒店，我和教授就过去相亲。”干娘说一不二，当即答应，三个人就这样约定了日子。吃过了酒菜，陈干娘和王婆起身谢了吴教授招待，匆匆的走了。

到那天，吴教授提早放学，换了一身新衣裳，便到梅家桥下的酒店来，远远的就看见王婆站在门外相等。到了楼上，陈干娘接着，教授劈面就问：“小娘子在哪里？”干娘说：“和锦儿坐在东阁儿里。”教授小心翼翼的用舌尖将窗纸舔破一个小洞，眯着眼朝里面瞧。这一瞧却似乎瞧得出了神，忽然不知高低的叫了出来：“两个都不是人！”这下可吓坏了两个婆子。“怎么会不是人？”教授这才自觉失态。原来他看到了两个天仙般的美人儿，小娘子简直就像南海观音，锦儿就像玉皇殿下的侍香玉女，一时失神忘怀，竟说两个都不是人。两个婆子听他解释过了，才又笑盈盈的坐下。

教授大为满意，当日就定了这头亲事。接着的免不了就是下财完聘等等，不必细说。

过了不久，选了个黄道吉日，教授将那小娘子娶过门来，从此夫妻俩一双两好，意蜜情浓，好不羡煞人，真个是：

云淡淡天边鸾凤，水沉沉交颈鸳鸯；

写成今世不休书，结下来生双绾带。

教授夫妻燕尔之好的事，且不必细表。两人婚后不久，很快的又是月半十五了。十五是拜孔夫子的日子，学生们比平常都来得早。每逢这一天，教授便也得早起。这天一大早教授就起床了，走过灶前，丫环锦儿已经起来上灶。教授走上前去看那锦儿时，不看便罢，一看万事皆休。只见锦儿背后披着一头散发，双眼突出，脖子血污。教授当场大叫一声，匹

然倒地。

他的妻子慌忙赶来，用冷水救醒，锦儿也来帮着扶起。妻子说：“丈夫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教授是一家之主，大男人家，总不能看到锦儿那种模样，自己睁开双眼，仔细再看看锦儿，还是好好的，当下也觉得或许是眼花了，只好扯个谎，说：“大概是起来时少穿了衣服，被冷风一吹身子受不住，忽然就晕倒了。”锦儿赶忙去弄了些安魂定魄汤给他吃，很快也就没有事了。不过教授的心里总免不了有些疑惑。

有话便长，无话便短，不久又是清明佳节，学生们都不来上学，教授吩咐妻子，说自己想要趁这假日出去闲走一遭。妻子也无他说，教授换了衣服，便出门走万松岭这一路来。来到净慈寺，在寺里看了一会，刚要出来，忽然有一个人过来向他打了招呼。教授一看不是别人，正是净慈寺对面酒店的酒保，酒保说：“店里的一位客人，叫在下来请官人。”

教授跟着酒保走进店里一看，原来说是临安府的府判儿王七三官人。王七说：“刚才看见教授，不敢随便招呼，特地要酒保相请。”教授说：“七三官人要上哪儿玩去？”

王七看他那老实头的样子，心下想道：“他刚结婚不久，我就捉弄他一下。”便说：“我想约教授到我家祖坟走一趟，不知好也不好？几天前看坟的人来说，现在桃花正开，去年酿的酒刚熟，我们到那儿吃几杯去。”教授说：“也好。”两个走出酒店，到苏公堤上南新路口叫了一只船，一直坐到毛家埠才上岸，然后再慢慢走到玉泉龙井，往西山一路而去。

王七家的祖坟就在西山骝猷岭下。好高的一座骝猷岭！两人翻过了岭，再走了一里多路，才到坟头。王七叫看坟的张安准备点心酒菜，两人到坟旁一个小小的花园里坐了吃酒。这酒是新酿的，香醇适口，吃得两人大醉。

这时太阳已将西下，教授看看时候不早，便要起身回家。王七说：“再喝一杯，要走一齐走。我们过骊猷岭，再到九里松路上妓寮睡一夜。”教授嘴上不便说，心里想着：“我新娶了老婆，如果搞得整夜不回，让老婆在家里等着，怎么说不过去。可是就算现在赶路，走到钱塘门时，恐怕门也关了。”心下老大不自在，可又无法，只好和王七上骊猷岭来。

事有凑巧，物有故然，刚刚就在他们到得岭上来时，忽然云生东北，雾锁西南，霎时间下起大雨来了。这雨下得一似银河倒泻，沧海盆倾。岭上并没有可以躲雨的地方，两人只好冒雨又走，走了几百步，忽然看到前面有一个小小的竹门楼，王七说：“就在这里躲一躲。”这一躲不打紧，可却是：

猪羊走入屠宰家，一脚脚来寻死路。

两个跑进去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破烂的野墓园，除了门前这个门楼儿还好的以外，里面什么房子也没有。两个只好在门楼下石坡上坐着。这时雨下得更大了，整个山尖除了大雨以外，一只鸟兽也没。忽然间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好像狱卒打扮的人，从隔壁竹篱笆里跳进了墓园，走到墓堆上叫道：“朱小四，你这家伙，有人叫你，今天该要你这家伙出头。”只听得墓堆里面有人应声：“阿公，小四就来。”不一会儿，墓堆上的土忽然掀开，跳出一个人来，狱卒头也不回的赶着那人走了。教授和王七两人见这情景，吓得半边身子都凉了，一双大腿再也不听使唤，直抖个不停。

过不久雨停了，两个人恨不得背生双翼，翻身就走。这时地下又滑，肚里又饿，心上又怕，一颗心好一似小鹿儿跳，一双脚好一似斗败公鸡，后面又好一似千军万马赶来，再也不敢回头。

走到山顶上，侧着耳朵听时，空谷传声，听得林子里面

传来阵阵棍子打人的声响，一会儿，那个狱卒打扮的人赶着墓堆里跳出来的那个人，从那边又冒了出来。两个人见了，吓得直跑。正跑得上气接不了下气，刚好岭侧有一座破落的山神庙，两人不由分说，奔进庙里，急急的把两扇庙门关了，将身子抵着庙门。真的是气也不敢喘，屁也不敢放。

两个人贴在门上，屏着气息静听外面的动静，忽然一个声音喊叫了过去：“打死我了！”又另一个声音说：“该死的混帐东西！你这家伙答应送人情又不送，怎么不打！”王七低声的对教授说：“外面刚才过去的，便是那个狱卒和墓堆里跳出来的人！”两个人直吓做一团，抖个不住。

教授这时候没好气的埋怨王七说：“你无缘无故的把我拉到这里来，担惊受怕，我老婆在家里又不知道怎地盼望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：“开门，开门。”两个吃了一惊，不约而同的颤声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再仔细一听，是个妇人的声音：“好个王七三官人！原来是你把我丈夫带到这里，害我找得好苦！锦儿，和我一齐把门推开，叫你爹爹出来。”

教授听了外面的声音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妻子和锦儿。“他们怎么知道我和王七在这儿？莫非他们也是鬼？”想到这层，不禁牙关打颤，呆呆的望着王七，两个一声也不敢吭。

这时外面的声音又说：“你们不开门，我就从门缝里钻进去！”把他们两个吓得将白天喝的酒都化作了全身冷汗。接着另一个声音说：“我说妈妈，不是锦儿多嘴，不如我们先回去，明天爹爹自己就会回来的。”只听得教授妻子的声音又说：“锦儿，你说得也是，我们就先回去，再做道理。”然后对着门内叫道：“王七三官人，我先回去，麻烦你明天将我的丈夫送回家。”他们两个哪里敢吭一声。

等那妇人和锦儿离开了，王七对教授说：“教授，你老婆和那丫头锦儿都是鬼。这里也不是人呆的地方，我们快走。”拉开庙门一看，已经是五更时候，不过路上还不见有行人。

他们两个往岭下急走，到了离平地大约一里多路的地方，有一所林子，忽然从里头走出两个人来。教授和王七又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走在前面的是陈干娘，后面的是王婆。两个婆子一见了教授就说：“吴教授，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，你和王七三官人到底上哪儿去了？”教授和王七一听，真是吓坏了：“这两个婆子也是鬼，我们快走！”两个发足狂奔，真个是獐奔鹿窜，猿跳鹤飞，一路不停的奔下岭来。回头再看那两个婆子时，正一步一步的从后面赶来。

“折腾了整个晚上，没吃过一点儿东西，肚子实在饿得慌；一个晚上遇见这么多不祥，最好有个生人来冲一冲！”王七正对教授这么说着，巧得很，抬头就看见了岭下一户人家，门前挂着松枝儿，是家酒店，王七说：“这里大概是卖茅柴酒的，我们进去买些酒吃，一来壮壮胆，助助威，二来好躲过那两个婆子。”

刚要奔进酒店去，却见一个酒保走了出来：

头上裹一顶牛胆青的头巾，身上裹一条猪肝赤的肚带，破旧的裤子，脚下草鞋。

显得有点阴阳怪气，王七向前问道：“你这酒怎么卖？”那人说：“还没温哩！”教授说：“就先拿一碗冷的来！”可是那人也不作声，也不吭气。王七心头一凛，低声对教授说：“这个开酒店的人，不尴不尬，同样也是鬼了！我们快走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忽然从店里起了一阵风，这风来得好生奇怪：

非干虎啸，不是龙吟，明不能谢柳开花，暗藏着山妖水怪。吹开地狱门前土，惹引酆都山下尘。



风过处，定神一看，不见了酒保，也不见了酒店，原来两个正站在墓堆子上。两个吓得魂不附体，连跑带跳的一直奔到九里松黉院前雇了一口船，这才稍微的喘过一口气来。

这时天已大亮，上了岸，王七自己寻路回家，教授一个人提心吊胆的走到钱塘门下王婆家，一看，只见一把锁锁着门。问那些邻居们，都说：“王婆已经死了五个多月了。”吓得吴教授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急忙离了钱塘门，循现在景灵宫贡院前这一路，过梅家桥，赶到白雁池边来，问到陈干娘家，但见门上二根竹竿叉成十字形，封死了，门前挂着一盏官府查封家产的官灯，上面写着八个字：“人心似铁，官法如炉。”问邻居时，也说：“陈干娘死过一年多了。”

吴教授心中恍恍惚惚，离了白雁池，顺路回到州桥下，看见自己的房子，一把锁锁着门，走到隔邻一问：“我的妻子和丫环哪里去了？”邻居们说道：“教授昨天出门后，小娘子就告诉我们说她和锦儿要到干娘家里去，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”

吴教授当时怔在那里，傻住了。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一个癞道人走来，看着吴教授说：“我看先生身上妖气太重，必得早早断除，否则难免后患。”这一说，正触着了教授心头的恐惧，马上请那道人进去，安排香烛符水。

那道人当场作起法来，念念有词，喝声“疾！”只见一员神将从空而现，向前拱手：“真君有何差遣？”那道人说：“将那些在吴洪家里兴妖，和在骊献岭上作怪的，都给我捉来！”神将领旨。忽然就在吴教授家里刮起一阵风：

无形无影透人怀，二月桃花被绽开；

就地撮将黄叶去，入山推出白云来。

这阵风一过，神将已将那几个兴妖作怪的捉来，癞道人